

图书馆主任告白 *

（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）

本馆昨承陶孟和先生交到天津博物院赠送该院陈列品说明书共四册，除编号存馆外，特此通告，并以志谢。查该院分天然、历史二部，天然部又分动物、植物、矿物三类；历史部又分美术、货币、人种风俗及古迹风景等类，颇足供学术上之参考。吾校同人研考博物者，盍一往观。院址在天津河北公园内。此白。

* 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《北京大学日刊》第五十四号。

大学公余法文夜校发起人启事^{*}

(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八日)

大钊等为便于同人学习法文起见，商请华法教育会会员龚礼南先生，附设一夜班于本校，业经校长认可。凡本校同人及本校同人所介绍者，均可入班。愿学者请至斋务课报名，以便克期开课。

发起人 周同煌 李大钊 段宗林 李辛白 徐之杰

同启

^{*} 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八日《北京大学日刊》第七十号。

图书馆主任告白 *

(一九一八年三月一日)

(一) 前据化学讲演会全体会员函称：化学书籍太少，而借出者又久不归还，以致学者无由研究，拟请将借书规则酌加修改，凡一种书籍无两帙以上者，不论教员职员学生概不借出等语，所陈甚是。除一面查照各国大学图书馆章厘定一完善章程，请校长核准定期施行外，希望参阅化学书籍者，尽所可能在阅览室阅览，其余借出各书，仍乞按期限归还，以免多数向隅。此白。

(二) 迭据学生诸君函称：国史馆及各科研究所由本馆借书甚多，且无期限，殊有滞碍等情。查本馆与国史馆及各研究所，虽为分立机关，而于书籍之享用，究当谋一联络之方法，俟与国史馆及各研究所商定一互相借书之规则，次第施行。总期使各处图书可以循环转置、流通阅览，俾收最大最普之效用，以利研究而惠学子。此白。

(三) 查本馆旧章向无关于寄存图书之规定，现在颇有愿将私有图书寄存本馆，俾众阅览者，因拟定简章数条，业经

* 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三月一日《北京大学日刊》第八十号。

校长核准，即日施行。倘有欲寄存图书于本馆者，本馆甚为欢迎，一切照寄存图书简章办理。此白。

致《北京大学日刊》记者^{*}

（一九一八年三月四日）

记者足下：

友人张君国威原名国宾，富有恤性，尝留学日本，习陆军。一日游就馆（在九段公园靖国神社旁，中陈甲午庚子两役由吾国虏获之物品甚多），见而大愤，挥拳击毁之，为日人所捕。某公使敬其忠勇，为更名国威，仍令留学。辛亥事起，张君归沪，督率义军，厥功颇伟。民国建立后，复返日本，在早稻田大学习矿科。卒业归国，赴粤开矿，以诸多阻碍不克用其学。乃于去岁应沪上赴法华工之招，刻已抵法国矣。兹得其由法来函，述华工状况颇详确，特将原函录呈概要，请登入日刊，以为有志赴法勤工俭学者之介绍。馀不白。

李大钊

^{*} 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三月四日《北京大学日刊》第八十二号“通信”栏目，署名李大钊。

致《北京大学日刊》记者书^{*}

（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九日 —— 二十日）

记者足下：

本月十五日，偕本校图书馆职员章君、邓君、盛君、商君等赴清华学校参观。约早八时半许，由校乘人力车，十一时许始抵该校。备承清华校长赵先生、图书馆主任袁先生及各机关诸职员最诚恳之招待，且备中餐焉。袁先生由午前十一时至午后五时，耗六时间宝贵之光阴，导吾辈遍观各处，一一为亲切之说明，尤令人铭感无已。兹将当日所得之情形为足下约略陈之，尚乞假以余栏公诸校友，一以资观感，一以申谢意焉。

（一）图书馆。吾辈此次参观第一目的即在图书馆，故是日在图书馆中所耗之时间为最多。该校现在图书馆址颇形狭隘，闻有数多书籍以馆中无余容藏之他室中。但此不过为暂时之计，已另建图书馆一所，其建筑方法全用瓦石钢铁等材料，以防火险。现方在纠工葺造中，然大体规模已具，书库与阅览室各别而相毗，以便出纳。书库拟筑三阶，由上至下

^{*} 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九日 —— 二十日《北京大学日刊》第九十五——九十六号“通信”栏目，署名李大钊。

每隔二尺余之砖墙间以通天之长牖，用铁栏钳以玻璃，可以开阖，以便空气与阳光常常注入，可免晒曝书籍之劳，而无虫蚀腐烂之患。阅览室之书架及一切什器，皆量室中之容积而为配置，均皆精妙适用。将来全部落成，当益完备可观也。

目录全用 Card 式。其 Card 用纸分二种：一为购自美国者，品质较为精美；一为在商务印字馆订制者，亦颇可用。书籍以英文书为主，中文书次之，德、法文书则寥寥无几。中文书目录亦拟用 Card 式，目下正在编订中。借书均有一定期限，借书时即于简片上标明借书者姓名、所借书名、何日应行归还。此简片依次排列存图书管理室，至还书时一检此片即悉借书逾限与否。逾者罚之，但罚款甚微，由庶务处扣留。此制推行已久，并无不便。无论何人所借书籍如有佚失，应责令赔偿。此制执行甚严，闻有外国教员将公用书籍佚失者，亦皆遵章赔偿也。各科教员购书，须经该科教授会议决，然后请校长签字。其余普通提出购书者，亦须经校长、学长、图书主任签字，但临购之前均须交图书馆核阅馆中有无是书，以免重购。关于杂志，印有一种表格，中列“杂志名目”、“杂志期号”、“页数”、“题目”、“著者”、“何人提出”、“于习何科者有趣益”等项，俾阅者随时将杂志中之佳构标出，张贴馆中，促人注意（按：此法甚善，并可推广其意，分门别类，将各杂志中之重要论文编成 Card 式之目录以供研究某种问题时依类检集材料之用。闻日人在中国所设之东亚同文学院，即用此法搜集关于中国政治、经济之材料，日刊新闻则剪裁之，所得因甚丰富，《支那调查报告书》、《支那经济全书》、《支那》等，皆其成绩也）。

(二) 兵操及童子军。袁先生告吾辈谓本日四时有童子军分队到处演习，并有高等、中等班之兵式体操，可迟归片刻以观之。至时，袁先生导吾辈至各处，见童子军队散在各方，有依邱陵引火为炊者，有在教室讲演架桥术者，有在露天演授旗号者，有在空场习练装制车驾者，生徒为之颇极活泼勇往之概。兵操纯用美国式，官长皆以学生充之，并受校长之任命。教练时均依被任命之官长以为指挥，教员在旁监视而已。闻尚有法庭，专以裁判各学生在操场中之犯法失态者，罚则系指定在某地点立正若干时，有官长巡逻，不许怠忽。校中定章，每日有强迫运动一小时，均须临场点名，后以学生均成为习惯，届时不须点名，而其结果乃较点名为齐，故点名之事遂废。又童子军有一室为会所，中悬发起童子军者某氏之像及童子军各种像片多具，秩序亦颇整齐。

(三) 斋房之整饬及厨房、浴室之清洁。斋房不分寝室、自修室，而整饬可观，井然有序。虽间有稍嫌拥挤者，闻为斋舍不敷之故。至于厨房中之清洁，在吾国中实称罕觏，浴室及盥洗室亦整齐。

(四) 学生储蓄银行。校中设学生储蓄银行一所，系由职教员所组织。银行职员为职教员，上午上课，下午且须莅行办事，闻甚忙碌。蒙赐章程一本，足资参考。

(五) 《清华学报》及《清华周刊》。该学出有二种印刷物：一为《清华学报》(月刊)，一为《清华周刊》。各有编辑室、经理室一，纯为学生自动之事业，故皆设在学生斋舍中。

(六) 职教员及学生之校外活动。该校职教员及学生于课余之暇，尚在校外附近乡村中，为各种改良社会之活动。已

在附近二三里许之某村设一职工学校，上午授课，下午工作，以收附近村中之贫儿，闻成绩颇著。校中所用木器，该校生徒均能制作。又图书馆备有电影片多种，以备学生赴附近乡村讲演之用。此类事吾校大可仿行。

（七）售品所及木厂、靴鞋铺。该校大门内设有售品所二：一售茶点类；一售文具类。皆属商办。此外复有木厂一所、靴鞋铺一所，亦系商办，皆经该校之特许。

（八）体育馆。体育馆亦方在建造中，工程亦与图书馆相类。中有游泳室及运动场，并附设浴室。楼上有望台，向露天运动场，陈列座位甚多，以备开运动大会时参观之用。

（九）音乐团、花卉室及游艺室。音乐团由学生组成，校中聘一菲律宾人教授。吾辈参观时方在演奏中。花卉室系由一植物教员司理，校中各室陈列之花卉皆于该室培植者。又有职教员游艺室一所，以供公余之快聚。

（十）学校警察之分布。校中自组警察一队，分布门首各处。此为该校所处之地点远在郊外，不得不有此设备也。

以上种种，皆该校之特色。拉杂述之，雅无伦次，惟足下及阅者谅之。不尽白。

李大钊

前书缮就，复忆起一事，即该校学生组织一学生法庭，以期养成自治之精神，此与前述之法庭，专以裁判体操事项者不同。

又白

“今”^{*}

（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五日）

我以为世间最可宝贵的就是“今”，最易丧失的也是“今”。因为他最容易丧失，所以更觉得他可以宝贵。

为甚么“今”最可宝贵呢？最好借哲人耶曼孙所说的话答这个疑问：“尔若爱千古，尔当爱现在。昨日不能唤回来，明天还不确实，尔能确有把握的就是今日。今日一天，当明日两天。”

为甚么“今”最易丧失呢？因为宇宙大化，刻刻流转，绝不停留。时间这个东西，也不因为吾人贵他爱他稍稍在人间留恋。试问吾人说“今”说“现在”，茫茫百千万劫，究竟那一刹那是吾人的“今”，是吾人的“现在”呢？刚刚说他是“今”是“现在”，他早已风驰电掣的一般，已成“过去”了。吾人若要糊糊涂涂把他丢掉，岂不可惜？

有的哲学家说，时间但有“过去”与“未来”，并无“现在”。有的又说，“过去”、“未来”皆是“现在”。我以为“过去未来皆是现在”的话倒有些道理。因为“现在”就是所有

^{*} 发表于《新青年》第四卷第四号，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五日出版，署名李大钊。

“过去”流入的世界，换句话说，所有“过去”都埋没于“现在”的里边。故一时代的思潮，不是单纯在这个时代所能凭空成立的。不晓得有几多“过去”时代的思潮，差不多可以说是由所有“过去”时代的思潮一凑合而成的。吾人投一石子于时代潮流里面，所激起的波澜声响，都向永远流动传播，不能消灭。屈原的《离骚》，永远使人人感泣。打击林肯头颅的枪声，呼应于永远的时间与空间。一时代的变动，绝不消失，仍遗留于次一时代，这样传演，至于无穷，在世界中有一贯相联的永远性。昨日的事件与今日的事件，合构成数个复杂事件。此数个复杂事件与明日的数个复杂事件，更合构成数个复杂事件。势力结合势力，问题牵起问题。无限的“过去”都以“现在”为归宿，无限的“未来”都以“现在”为渊源。“过去”、“未来”的中间全仗有“现在”以成其连续，以成其永远，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。一掣现在的铃，无限的过去未来皆遥相呼应。这就是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道理。这就是“今”最可宝贵的道理。

现时有两种不知爱“今”的人：一种是厌“今”的人，一种是乐“今”的人。

厌“今”的人也有两派：一派是对于“现在”一切现象都不满足，因起一种回顾“过去”的感想。他们觉得“今”的总是不好，古的都是好。政治、法律、道德、风俗全是“今”不如古。此派人唯一的希望在复古。他们的心力全施于复古的运动。一派是对于“现在”一切现象都不满足，与复古的厌“今”派全同。但是他们不想“过去”，但盼“将来”。盼“将来”的结果，往往流于梦想，把许多“现在”可以努

力的事业都放弃不做，单是耽溺于虚无缥缈的空玄境界。这两派人都是不能助益进化，并且狠足阻滞进化的。

乐“今”的人大概是些无志趣无意识的人，是些对于“现在”一切满足的人，觉得所处境遇可以安乐优游，不必再商进取，再为创造。这种人丧失“今”的好处，阻滞进化的潮流，同厌“今”派毫无区别。

原来厌“今”为人类的通性。大凡一境尚未实现以前，觉得此境有无限的佳趣，有无疆的福利。一旦身陷其境，却觉不过尔尔，随即起一种失望的念，厌“今”的心。又如吾人方处一境，觉得无甚可乐，而一旦其境变易，却又觉得其境可恋，其情可思。前者为企望“将来”的动机，后者为反顾“过去”的动机。但是回想“过去”，毫无效用，且空耗努力的时间。若以企望“将来”的动机，而尽“现在”的努力，则厌“今”思想却大足为进化的原动。乐“今”是一种惰性（Inertia），须再进一步，了解“今”所以可爱的道理，全在凭他可以为创造“将来”的努力，决不在得他可以安乐无为。

热心复古的人，开口闭口都是说“现在”的境象若何黑暗，若何卑污，罪恶若何深重，祸患若何剧烈。要晓得“现在”的境象倘若真是这样黑暗，这样卑污，罪恶这样深重，祸患这样剧烈，也都是“过去”所遗留的宿孽，断断不是“现在”造的。全归咎于“现在”是断断不能受的。要想改变他，但当努力以创造将来，不当努力以回复“过去”。

照这个道理讲起来，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。吾人的“我”，吾人的生命，也永远合所有生活上的潮流，随着大实在的奔流，以为扩大，以为继续，以

为进转，以为发展。故实在即动力，生命即流转。

忆独秀先生曾于《一九一六年》文中说过，青年欲达民族更新的希望，“必自杀其一九一五年之青年，而自重其一九一六年之青年。”我尝推广其意，也说过人生唯一的薪向，青年唯一的责任，在“从现在青春之我，扑杀过去青春之我，促今日青春之我，禅让明日青春之我。”“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，追杀今日白首之我，并宜以今日青春之我，豫杀来日白首之我。”实则历史的现象，时时流转，时时变易，同时还遗留永远不灭的现象和生命于宇宙之间，如何能杀得？所谓杀者，不过使今日的“我”不仍旧沈滞于昨天的“我”。而在今日之“我”中，固明明有昨天的“我”存在。不止有昨天的“我”，昨天以前的“我”，乃至十年二十年百千万亿年的“我”都俨然存在于“今我”的身上。然则“今”之“我”，“我”之“今”，岂可不珍重自将，为世间造些功德？稍一失脚，必致遗留层层罪恶种子于“未来”无量的人，即未来无量的“我”，永不能消除，永不能忏悔。

我请以最简明的一句话写出这篇的意思来：

吾人在世，不可厌“今”而徒回思“过去”，梦想“将来”，以耗误“现在”的努力。又不可以“今”境自足，毫不拿出“现在”的努力，谋“将来”的发展。宜善用“今”，以努力为“将来”之创造。由“今”所造的功德罪孽，永久不灭。故人生本务，在随实在之进行，为后人造大功德，供永远的“我”享受，扩张，传袭，至无穷极，以达“宇宙即我，我即宇宙”之究竟。

强 力^{*}

（致高元）

（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八日）

承元吾兄先生：

赐大志，拜读。强力与武力之辨，足征足下心细，研学之道，正赖乎此。对于鄙说，不以为陋，而厚劳纠正，尤觉欣慰无量也。但弟尚有二点，自觉尚足以自解，即（一）欧美作者之用 Force 一语，诂义或不相同；（二）当今暴力横行之时，吾辈立言，似宜有所选择，而故为轻重。区区之见，未审高明以为何如？

弟 钊白

“强力”，诚如吾兄所解释者，则大著中云“政治无古今

* 发表于《法政学报》第一卷第二期“通信”栏目，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八日出版，署名守常。李大钊发表《暴力与政治》一文后，高元（字承元，广东人。章士钊的学生，毕业于北京国立法政学校）在《法政学报》第一卷第一期发表《强力与武力》一文，与李大钊商榷。李大钊的这封短笺是对高元的答复 该刊同时发表了高元的答复。《法政学报》由北京法政学校（先后改名为北京法政专门学校、北京法政大学）法政学报社主办，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八日创刊，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终刊。

必筑于强力之上”，诚为至理名言。盖足下所谓“强力”，即“民意之势力”也。然吾不愿足下云“政治无古今必筑于强力之上”，而愿足下云“政治无古今必筑于民意之上”。以吾国人头脑之幼稚，于命名遣辞之际，宜防其歧解误解之嫌。

又及

新的！旧的！^{*}

（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）

宇宙进化的机轴，全由两种精神运之以行，正如车有两轮，鸟有两翼，一个是新的，一个是旧的。但这两种精神活动的方向，必须是代谢的，不是固定的；是合体的，不是分立的，才能于进化有益。

中国人今日的生活全是矛盾生活，中国今日的现象全是矛盾现象。举国的人都在矛盾现象中讨生活，当然觉得不安，当然觉得不快，既是觉得不安不快，当然要打破此矛盾生活的阶级，另外创造一种新生活，以寄顿吾人的身心，慰安吾人的灵性。

矛盾生活，就是新旧不调和的生活，就是一个新的，一个旧的，其间相去不知几千万里的东西，偏偏凑在一处，分立对抗的生活。这种生活，最是苦痛，最无趣味，最容易起冲突。这一段国民的生活史，最是可怖。

欲研究一国家或一都会中某一时期人民的生活，任取其生活现象中的一粒微尘而分析之，也能知道其生活全部的特

^{*} 发表于《新青年》杂志第四卷第五号，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出版，署名李大钊。

质。一个都会里一个人所穿的衣服，就是此都会里最美的市场中所陈设的；一个人的指爪上的一粒炭灰，就是由此都会里最大机械场的烟突中所飞落的。既同在一个生活之中，刹刹尘尘都含有全体的质性，都着有全体的颜色。

我前岁在北京过年，刚过新年，又过旧年。看见贺年的人，有的鞠躬，有的拜跪，有的脱帽，有的作揖，有的在门首悬挂国旗，有的张贴春联，因而起了种种联想。

想起黄昏时候走在街头，听见的是更夫的梆子丁丁的响，看见的是站岗巡警的枪刺耀耀的亮。更夫是旧的，巡警是新的。要用更夫，何用巡警？既用巡警，何用更夫？

又想起我国现已成了民国，仍然还有甚么清室。吾侪小民，一面要负担议会及公府的经费，一面又要负担优待清室的经费。民国是新的，清室是旧的。既有民国，那有清室？若有清室，何来民国？

又想起制定宪法。一面规定信仰自由，一面规定“以孔道为修身大本”。信仰自由是新的，孔道修身是旧的。既重自由，何又迫人来尊孔？既要迫人尊孔，何谓信仰自由？

又想起谈论政治的。一面主张自我实现，一面鼓吹贤人政治。自我实现是新的，贤人政治是旧的。既要自我实现，怎行贤人政治？若行贤人政治，怎能自我实现？

又想起法制习俗。一面立禁止重婚的刑律，一面许纳妾的习俗。禁止重婚的刑律是新的，纳妾的习俗是旧的。既施刑律，必禁习俗；若存习俗，必废刑律。

以上所说不过一时的杂感，其余类此者尚多。最近又在本志上看见独秀先生与南海圣人争论，半农先生向投书某君